



# 史記精華

百·科·国·学·坊

线装典藏

第二卷

◎《百科国学坊》编委会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百科国学坊



第二卷

史记精华

《百科国学坊》编委会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精华 / 杜京主编.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5.7

(百科国学坊)

ISBN 978-7-5000-9582-8

I. ①史… II. ①杜…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传体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40893号

## 百科国学坊·史记精华

主 编 杜京  
编 著 《百科国学坊》编委会  
责任编辑 于雯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  
印 张 4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000-9582-8  
定 价 298.00元

目录

◎本纪

五帝本纪

二

夏本纪

一五

周本纪

二四

秦始皇本纪

三四

项羽本纪

四二

高祖本纪

五八

◎世家

吴太伯世家

八〇

齐太公世家

九一

晋世家

九四

越王勾践世家

一〇一

孔子世家

一〇九

陈涉世家

一三九

萧相国世家

一四八

留侯世家

一五二

◎列传〔上〕

管晏列传

一六二

商君列传

一六六

孟尝君列传 一七六

信陵君列传 一九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 二〇二

刺客列传 二二六

◎ 列传〔下〕

淮阴侯列传 二三六

张释之冯唐列传 二六二

魏其武安侯列传 二七〇

李将军列传 二八五

滑稽列传 二九七

世家



世家一

# 吴太伯世家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

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

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

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

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

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sup>②</sup>，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

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

章立。是时周武王克<sup>③</sup>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

章。周章已君吴<sup>④</sup>，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

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

卒，子强鸱夷立。强鸱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

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

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

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

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

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sup>⑤</sup>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

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

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

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注释** ①及：至、到。②卒：过世。古代天子过世为

崩，诸侯过世为薨，大夫过世为卒。③克：战胜。④君

吴：做吴国国君。⑤作：兴建。

**译文** 吴太伯与弟弟仲雍都是王季历的哥哥，周太王的

儿子。季历很贤明，而且有一位天赋极高的儿子昌，太

王想要立季历以传位于昌。太伯、仲雍了解父亲的心

意，因此两个人就一起逃奔到荆蛮，在身上刺了纹彩，

又剃除头发，以表示自己已不能在宗庙主持祭祀，来避

让季历。季历果然继位，也就是所谓的王季，而昌后来

也因而继位为文王。后来太伯逃奔到荆蛮，自号为句

吴。荆蛮人由于敬仰他的义举，因而归附顺服于他的有

一千多家，拥立他为吴太伯。

后来太伯去世了，但是却没有任何儿子，所以就由弟弟

仲雍继位，是为吴仲雍。仲雍去世，由儿子季简继位。

季简去世，由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由儿子周章继位。此时周武王已经灭掉了殷朝，到处寻找大伯和仲雍的后人，他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是吴的君王，因此就封他于吴。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周室北边以前的夏虚之地，是为虞仲，位在诸侯之列。

周章过世后，传位于熊遂。熊遂去世，由儿子柯相继位。柯相去世，由儿子强鸠夷继位。强鸠夷去世，由儿子余桥疑吾继位。余桥疑吾过世，将王位传给儿子柯卢。柯卢去世，由儿子周繇继位。周繇去世，由儿子屈羽继位。屈羽去世，由儿子夷吾继位。夷吾去世，由儿子禽处继位。禽处去世，由儿子转继位。转死后，儿子颇高继承了王位。颇高去世，由儿子句卑继位。这时晋献公消灭了周北的虞公，因为他借道给晋伐虢，而引起晋伐虞的野心。句卑去世，由儿子去齐继位。去齐去世，由儿子寿梦继位。寿梦继承王位以后，吴国国势渐强，寿梦于是自称为王。

自从大伯建立吴国，传位五世之后便到了周武王伐纣的时代，周武王封他的后代为两个诸侯：一个为虞，在中国境内；一个为吴，在夷蛮之界。传十二代后，晋国消灭了在中国境内的虞国。中国的虞国灭亡后两代，

在夷蛮之界的吴国逐渐兴起。从大伯传到寿梦共有十九代。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sup>①</sup>。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sup>②</sup>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sup>③</sup>行事当国。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sup>④</sup>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sup>⑤</sup>，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秋，吴伐楚，楚败我师。四年，晋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

延陵季子。

**注釋**

①亡：指逃亡。②使：出使。③攝：意為秉持，

掌管。④謝：推辭。⑤義嗣：应当即位，指符合禮義的

繼承人。

**譯文**

壽夢居王位第二年，楚國流亡在外的大夫申公巫

臣怨恨楚國大將子反，逃到晉國，由晉出使吳國，教給

吳國用兵之術和車戰之法，并令他的兒子擔任吳行人的

官職，吳國從此開始與中原各國交往。吳國于是開始征

伐楚國。十六年，楚共王征伐吳國，直至衡山。二十五

年，王壽夢去世。壽夢有四個兒子，大兒子叫諸樊，二

兒子叫余祭，三兒子叫余昧，小兒子叫季札。季札很賢

能，于是壽夢想要傳位給他，但是季札本性謙讓，不願

接位，于是才立長子諸樊，由他代理行事，秉持國政。

王諸樊即位后第一年，服喪期滿后，想要讓君位給

季札，季札推辭道：「當年曹宣公去世的時候，諸侯和

曹國人民都認為曹國的新君曹成公不知守義，想要擁立

曹成公的庶兄子臧為國君，為了成全曹成公，子臧就離

開曹國。君子評論他說：「能堅守節義。」你按照禮法

應該繼位，還有誰敢侵犯你？擔任國君并非我在節義上

所應行的事，我虽才疏學淺，也愿合于子臧的義節。」

吳國人堅決地要擁立季札為國君，季札不得已，就放棄了家事財產，耕作于田間，表示拒絕的決心，吳國人看他態度如此堅定，才不再讓他繼位。

秋天的時候，吳國派兵攻伐楚國，吳軍戰敗。四

年，晉平公即位。十三年，王諸樊去世，遺命將君位傳

給弟弟余祭，想要按兄弟排行傳位，一定要到傳國給季

札為止，以符合先王壽夢的心意，并以此來頌揚季札的

節義，他們兄弟都想要如此傳國，以漸次把君位傳給季

札。季札的封地在延陵，所以稱號叫延陵季子。

王余祭三年，齊相庆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

庆封朱方之县，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齊。

四年，吳使季札聘<sup>①</sup>于魯，請觀周乐。為歌《周

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

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

「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美

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歌《郑》。曰：「其

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齐》。曰：

「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

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魏》。曰：『美哉，<sup>féng</sup>沨沨乎，大而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歌《颂》。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sup>㉓</sup>，曲而不泄<sup>㉔</sup>，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sup>㉕</sup>，如地之无不载也，虽其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注释** ①聘：古代诸侯之间派使节问候。②讥：评论之意。③倨：形容傲慢。④泄：通『曲』，即曲折之意。⑤焘：覆盖。

**译文** 王余祭三年，齐国的丞相庆丰有罪，从齐国逃奔到吴国来，吴国把朱方之地赐封于他，作为他的奉邑，并把宗室之女嫁给他为妻，令他享有比原来在齐国更丰厚的待遇。

四年，吴国派遣季札出使鲁国，季札到了鲁国，鲁国邀请他观赏周王朝赐给鲁国的音乐。鲁国便为他歌咏《周南》、《召南》的诗章，季札听完之后评论说：

『这些乐章很美！从这些诗章中可以看出周朝的教化已经奠立基础了，可惜的是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百姓却以能够勤劳地事奉于王事而没有怨恨了。』接着又为他歌咏《邶》、《鄘》、《卫》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德化深远，虽然忧伤但又不显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有如此的德泽，这是《卫

风》的歌曲吧？」又为他歌咏《王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人民虽然有忧患之思，但却不

畏惧，那么这些应该是周王室东迁以后的诗章了吧？」

又为他歌咏《郑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音节过于细琐，象征着郑国政令的苛细烦琐，人民将难以忍受！

就是因为如此，郑国所以要先灭亡吧？」又为他歌咏

《齐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音节

深远宏大，具有大国之风，表明其可以成为东海诸国的表率，这应该是姜太公的风范吧？可以看出齐国的远景

实在不可限量啊！」又为他歌咏《豳风》的诗章，季札

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音乐坦荡无邪，象征着民情

虽然欢乐愉悦，可是却能够有所节制，这些应该是周公东征时的诗章了吧？」又为他歌咏《秦风》的诗章，季

札评论说：「这就是诸夏之声了，能为诸夏之声，音节

宏大到了极点，这些应该是周室旧地的诗章了吧？」又

为他歌咏《魏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

美！乐声抑扬婉转，象征着心志远大宽和，知道俭约

则行事容易，倘若能以德教辅政，则可成为贤明的国

君。」又为他歌咏《唐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忧

患之思很深啊！这应该是陶唐氏的遗风了吧？若非如

此，怎会有如此的远虑忧思呢？如果不是有美德之君的后代，谁能达到如此的地步呢！」又为他歌咏《陈风》

的诗章，季札评论说：「音节放荡无所节制，象征着国

家没有良君主政，这个国家还能传承久远吗？」从《邶

风》以下的诗章，季札并没有给予什么评论。接着又继

续为他歌咏《小雅》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

很美！音节中虽然流露出对文王和武王之德的思念，可

是并没有叛离之意，虽然有怨恨之情，可是却不敢尽情

倾吐；这不象征着周德的衰微吗？但是却还有先王遗民

之风啊！」又为他歌咏《大雅》的诗章，季札评论说：

「乐律宽宏融洽，旋律婉转轻柔，基调却刚劲有力，这

不正象征着文王的美德吗？」又为他歌咏《颂》的诗

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美到极点了，音节虽然刚

劲，却无傲慢之意；虽然柔婉曲折，可是并不卑下靡

弱；虽然节奏紧密，但却非迫促逼隘；虽然节奏舒缓，

可是并不分离游散；虽然变化多端，却并非混乱无度；

虽然反复回旋，可是并不会令人生厌；虽然心怀哀思，

可是并不愁惨忧伤；虽然欢乐愉悦，可是并不放纵过

度。乐调丰富多彩，犹如物质虽然加以使用，可是并不

会穷尽；含蓄有味，犹如物质虽然很多，可是并不会完

全显露。又犹如施物给人，但是物的本身并不见减少；犹如向人取物，而所取之物并不见增多；节奏均匀适度，没有偏轻偏重的毛病。音乐暂而休止。但是实际上并未停顿中断；有时声音又好像流动不已，但是实际上并非泛滥无归。五声谐和，乐曲音调协调有致，八音节拍和谐，各种乐器交响鸣奏，但都有一定的次序，相守不乱，象征着圣人之德的协同一致，尽善尽美。』

接着又观赏了《象箭》、《南籥》之舞，季札评论说：『舞姿很美啊！可是却仍有遗憾，感到美中仍有不足。』又观赏了周武王的《大武》之舞，季札评论说：『舞姿非常优美啊，周朝的盛德不也如此吗？』又观赏了商汤的《韶护》之舞，季札评论说：『很能表现圣人的伟大宽宏，可是在德行上却还有欠缺，可见圣人的难为啊！』又观赏了夏禹的《大夏》之舞，季札评论说：『舞姿很美啊！很能表现勤劳民事而不自居其功的胸怀，若非大禹，谁能做到这种地步呢？』又观赏了有虞氏的《招箭》之舞，季札评论说：『这样的德行已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犹如上天般无一处不遮覆，犹如大地般无一处不承载，虽然是很盛美的德行，却没有能够再赶得上它的了。观赏礼乐到此，实在是到达止

境了。纵使还有其他的礼乐，我也不想再观赏了。』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sup>①</sup>。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乘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鳧<sup>②</sup>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sup>③</sup>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sup>④</sup>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

『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

**注释**

①纳：这里指交出。②畔：通『般』，玩乐。③萃：聚集。

**译文** 季札离开了鲁国，去出使齐国。他劝说晏平仲道：『你最好赶快把封邑与国政交还给国君，没有了封邑，不参与国政，你才能避免祸难。齐国的国政必须交还给君主，否则，将会祸患不止。』因此晏子就经由陈桓子把封邑和国政交还给齐君，所以后来晏子才避免了栾、高二氏作乱的祸难。

季札离开齐国之后，又出使到郑国。见了子产，就如老朋友一般亲热。他对子产说：『郑国目前的执政大夫荒侈无度，将会面临灾祸，郑国的国政迟早会交付给你。等到你将来执政，应该很谨慎地以礼来治理，要不然的话，郑国将要衰败。』离开郑国之后，又到了卫国，季札很喜欢蘧瑗、史狗、史鳧、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道：『卫国有很多的君子，国家不会有

祸患的。』

季札又从卫国去晋国，途中打算留居宿邑，听到孙文子鼓钟作乐的声音，说道：『孙文子这种做法很奇怪啊！我听说只逞才辩，却不能以德服人，必定会遭到刑戮。孙文子会得罪于君王，大概都由于此种德行！心怀畏惧犹恐不足，还可以鼓乐玩乐吗？孙文子这样做就像燕子在帷幕上筑巢，处境非常危险，如今卫献公的灵柩还未下葬，还能够鼓钟作乐吗？』说完就离开而去。后来孙文子听到了季札所说的话，一辈子连琴瑟的声音都不听了。

季札到了晋国，很欣赏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道：『晋国的国政将来应该会聚集于这三大夫的家庭中吧！』临走的时候，对叔向说：『你要尽力而为啊！现在晋国国君荒侈无度，但仍有很多良臣，这些大夫都很富有，晋国国政将会被这三大夫之家所取得。你为人正直，一定要有深谋远虑以免于祸害！』

季札刚开始出使，向北行时，到徐国去拜访了徐君，徐君很喜欢季札所佩的剑，却又不敢开口。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意，但是为了要出使到中原诸国，不能不佩剑，因此未能当时就把剑奉送给他。等到出使回来，又

经过徐国，徐君已经去世了，于是季札就解下自己的宝剑，把它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然后才离开。随从的人说：『徐君已经死了，还要送给谁呢？』季札答复说：『不对，当初我已经心里许诺要送给他，难道因为他现在已经死了，就违背我的本意吗？』

七年，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是为灵王。

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

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

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干溪，楚师败走。

十七年，王余祭卒，弟余昧立。王余昧二年，楚

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

四年，王余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

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

季子今逃位，则王余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

立王余昧之子僚为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

楚，复得王舟而还。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公

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

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子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僇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

『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sup>㉑</sup>。公子光佯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sup>㉒</sup>，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乃以专诸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sup>㉓</sup>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吴公子烛庸、盖余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注释**

①次：行军途中驻留某处两夜以上称为『次』。

②骨鲠：比喻正直、刚强。③铍：指古时候两面有刃的兵器。④匈：同『胸』，胸膛。⑤废：指丧失，没有。

**译文**

王余祭七年，楚国的公子围把楚国国君夹敖杀死

了，并且自立为王，即楚灵王。十年，楚灵王联合诸侯攻打吴国的朱方，杀了齐国的庆封。吴国也派兵攻楚，攻取了楚国的三个方邑而离开。十一年，楚国攻伐吴国，直到雩娄。十二年，楚国又来侵伐，驻军在干溪，

后来由于兵败而撤走。

十七年，王余祭去世，由弟弟余昧继位。王余昧二年，楚国的公子弃疾杀死了楚国国君灵王而自立为君。

四年，王余昧去世，想要把君位传给弟弟季札，季札推辞并逃离。于是吴国人民说：『先王有遗命，哥哥死了，由弟弟继立为君，一定要传到季子继位。如今季子让位而逃，而王余昧是最后被立为君的，现在他既已去世，应当由他的儿子代立为君。』于是就立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去攻伐楚国，结果打了败仗，把吴先王之舟也丢掉了。光心中畏惧，于是就偷袭楚军，重获王舟才回师。

五年，楚国的逃亡之臣伍子胥逃奔到吴国来，公子光待以客礼。公子光是王诸樊的儿子，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父亲共有兄弟四人，应当顺兄弟之序传位给季子。现在季子不当国君，而光的父亲先于其他兄弟即位，现在既然不能传位给季子，光就应当继位。因此他在暗中结纳贤士，想以之袭击王僚。八年，吴王派公子光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把原楚太子建之母从居巢接回吴国。并乘胜北伐，又打败了陈、蔡两国的军队。九年，公子光

再度攻伐楚国，攻下居巢、钟离两邑。当初，楚国边邑卑梁氏的少女和吴国边邑的女子为采桑叶而起争执，两个女子的家人气愤之下互相攻杀，两国边邑的官员听说后，一怒之下互相进攻，吴国的边邑被楚国所攻灭，所以吴王一怒之下派兵伐楚，攻下居巢、钟离两城而去。

伍子胥刚逃至吴国时，向吴王僚陈说伐楚的益处。

公子光却说：『胥的父亲、哥哥都被楚国所杀死，他只是想借伐楚为自己报复私仇罢了，对我们吴国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伍子胥这才明白公子光别有目的，就找到一个名叫专诸的勇士，把他推介给光，光很高兴，就以宾客之礼来接待伍子胥。子胥退居郊野耕作度日，来等待专诸大事成功。

十二年冬，楚平王去世。十三年春，吴国想要趁楚国有国君之丧的机会去攻伐楚国，派遣公子盖余、烛庸领兵攻围楚国的六、灊两邑。并且派遣季札到晋国，去观察诸侯的反应。谁知楚国派奇兵绝其后路，吴兵被阻不能回国。这时吴国公子光就说：『这一大好机会，不可轻易失去啊！』告诉专诸说：『此时不求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再得到呢？我是真正的国王后代，应当立为国君，我想要趁此机会得到君位。即使将来季子回

国，料想并不会废除我的君位。』专诸说：『杀死王僚的条件已经具备，他的母亲年纪已老，儿子还很幼弱，而两个公子正领兵去攻伐楚国，却被楚国断绝了后路。

现在吴王境外被楚国所困扰，国内没有刚直忠诚之臣，他拿我们没什么办法。』光说：『我的身体即是你的身体，一切都托付给你了。』四月丙子，公子光把甲士埋伏于地下室之中，然后请王僚来宴饮。王僚派兵排列在路途上，从王宫一直到光的家里，门户、阶梯、席位上都布满了王僚的亲信人员，又有持刀带剑的卫士在两旁护卫王僚。王僚来到后，公子光假装脚疼，藏进了地下室，派专诸将匕首藏于烤全鱼的腹中，伪装上菜。专诸把鱼呈给王僚，突然快速地抽出匕首刺杀王僚。左右卫士急用剑刺入专诸胸膛，但王僚已被杀死，公子光于是继位为王，是为吴王阖间。阖间就任命专诸的儿子为卿。

等到季子回来，说：『只要对先君的祭祀不废止，人民不至于没有国君，社稷之神能得到奉祀，那就是我的国君了，我还敢责怨谁呢？也只有哀悼死者，侍奉生者，来对待天命安排。这祸乱并非由我引起，就应听从新立之君，这是先人所遵循之道啊！』于是就到王僚的

墓前报告出使的经过，并且向王僚哭祭，之后回到朝廷中自己的位置等待新君之命。吴国公子烛庸、盖余带兵在楚军围困之中，听说公子光杀了王僚，自立为君，就率领军队投降楚国，楚国封他们于舒邑。